

第一道防线

The First Line of Defense

奚旭初 奚菊芬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一道防线

奚旭初 奚菊芬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一道防线 / 奚旭初, 奚菊芬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399-5071-6

I. ①第… II. ①奚… ②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3866 号

书 名 第一道防线

著 者 奚旭初 奚菊芬

责任编辑 赵 阳

装帧设计 瀚清堂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071-6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亮出国威人心之剑

何建明

我和奚旭初是老乡，我们两人的家乡仅一步之遥。身为太仓市文联副主席的奚旭初，给我的印象总是憨厚朴实，亲切温和，还有几分文气，加之我们是同岁乡友，自然亲切。

奚旭初勤于创作，主攻中篇小说，这是一件挺累人的事情。好在他刻苦勤奋，苦中作乐，三十年来耗费了大量的业余时间猫在家里“作茧自缚”，从而给读者留下了不少优质“蚕茧”。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发表了二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迷人的日子》、中短篇小说集《开帕萨特小车的女人》。2001年出版了太仓历史上第一部纯文学长篇小说《天道无私》，并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2005年出版第二部长篇小说《落叶无声》，入选苏州市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与他人合作创作了长达63万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况钟传奇》上下部，目前已由他本人改编成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正与有关影视中心洽谈拍摄事宜。

《第一道防线》是奚旭初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在长达一年的收集素材和采访过程中，出于文学爱好转变为一种责任，他常常被那些感动的人和事所激动。我知道，要反映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的题材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是一个具有很强专业技术性的部门，在出入境的产品检验检疫中需要应用很多有关方面的专业知识，这对完全是一个门外汉的奚旭初来说，是一个自我挑战、自找压力的辛苦活。说到这里，我要引出第二位作者的名字，那就是奚菊芬。奚菊芬是奚旭初的姐姐，原先一直从事共青团工作。1994年年仅40岁的奚菊芬主动放弃晋升副厅级的机会，离开省城回到家乡太仓筹建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后改名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奚菊芬担任局长、党组书记。在即将离任前她找到弟弟，问了一个很容易让弟弟“上钩”的问题。她问弟弟现在国内有没有看到过关于反映检验检疫系统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弟弟想了下说没有，姐姐说那还等什么呢？姐弟俩就这样开始了这个题材的长篇小说的创作……

《第一道防线》通过塑造高亦峰、康一鸣、林琳、黄秀美、桑娜、黄河、卫雁、田禾、杨子等人物形象，生动展现了战斗在国门前哨检验检疫人的风采。小说所阐述的故事感人肺腑，情节跌宕起伏，凭着奚旭初的文学功底和“编故事”的能力，把看似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案例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学故事，把枯燥抽象的专业术语转化为富有生命力的文学语言，读来赏心悦目，欲罢不能。小说一开始围绕进境救灾大米被查验出谷斑皮蠹害虫，等候在码头急需装运大米的灾民不顾劝阻擅自上船哄抢大米，主人公高亦峰面临着妻子遭遇车祸的情况下，坚守岗位，力挽狂澜，终于与同事们一起平息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恶性事件。紧接着故事有节奏地铺开，把国与国之间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对话、对进出口商品一丝不苟的严格把关、奔赴地震灾区投入抢险防疫的战斗、对甲流风暴侵袭中国大地的严防死守、检验检疫人平凡的家庭生活和爱情故事，等等，都能入情入理入境地融合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一部唱响检验检疫人英雄主义的赞歌，是一部弘扬主旋律的文学作品。读者可以从中汲取启迪和教诲，并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找到灵魂的闪光点，并通过这些闪光点照亮自己的心扉，从而获得受益。

一位基层业余创作者，欲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作品，并非易事。奚旭初做到了，而且写得相当成功，着实令人欣喜。相信这部《第一道防线》问世，一定会在读者中引起很好的反响。祝我的老乡有更大的文学收获。

2011年11月28日

注：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

1

1998年的洪涝灾害,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农副产品严重受损,工厂企业生产经营岌岌可危,其影响程度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耕夏种。

沙浪市地处长江下游,是一个拥有六百万人口的中等港口城市。在沙浪市东郊约三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幢十二层楼的大厦,大厦顶端六个醒目大字告诉每一位路过的行人:中国检验检疫。这是一幢崭新的大楼,这是一个崭新的单位。就在一个月前,沙浪市原出入境商品检验局、卫生检疫局和动植物检疫局“三检”合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沙浪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大厦的底楼是报检大厅,每天来这里报检的人们从上班到下班始终络绎不绝,充分说明了这座城市不仅秀气美丽,而且还是一个经济繁荣发达、对外交往频繁的朝气蓬勃的城市。

这天下午二时许,天空中聚集了大块大块的乌云,似沉重的铁块即将砸向匆匆行走的人们。一阵紧似一阵的大风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马路两侧上空悬挂的广告牌子摇摇欲坠。第十九号强台风带着暴雨已将这座城市扫荡了一遍,眼下的情景只是台风过后留下的余威。在市区中心,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在快速行使。车内后座坐着一位年近五十身穿制服的中年男子,四方脸,平项头,浓眉大眼,显得特别精神干练。但此时此刻他的脸上呈现出焦急万分的神色,他不时望着车外来回奔走的行人,又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表。他不是别人,正是沙浪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高亦峰。二十分钟前他正在召开局党组会议,办公室小郁冲进会议室告诉高亦峰,物价局打来电话说,李玉副局长遇到车祸,现正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高亦峰闻讯,吩咐副局长黄秀美继续主持会议,自己冲出会议室,也来不及乘电梯,从六楼连蹦带跳奔到底楼。此时,司机小张早已把车停在了大门口。

小车冲上马路,在城区里加速行驶。

“小张,能不能再快一点?”

“不能再快了。再快要出事了。”

小张嘴上这么说,但看到前面黄灯转红灯时,还是一踩油门,冲过了十字路口。

十多分钟后,小车一头冲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亦峰没等车停稳,便跳下车奔进了急诊大楼。来到抢救室,大门紧闭,上写“肃静”两字。门外站了很多,都是李玉单位的同事,见了高亦峰都围上来,谁也不说话,纷纷垂下头泣不成声。

高亦峰盯着大家大声问道：“快告诉我，李玉她究竟怎么回事？”

物价局的办公室主任蒋雯抹了把泪水说：“由于洪涝灾害造成物价不稳定，李副局长亲自带人走访调研物价变动情况，在中心菜场遭遇一辆肇事小车，当场把李副局长撞出三米开外。”

高亦峰问：“那李玉究竟要不要紧？有没有生命危险？”

蒋雯摇头道：“李副局长当时、当时头上鲜血直流，顺着雨水淌了好远好远。”

这时，医院院长曹慧英走了过来。

“高局长，你跟我来一下。”

来到曹慧英办公室，曹慧英让高亦峰先坐下，高亦峰不肯坐。

“曹院长，请你告诉我，李玉她到底要不要紧？”

曹慧英端给高亦峰一杯热茶。“高局长啊，你千万别着急，我相信李玉一定会挺过来的。但你也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李玉就算脱离了生命危险，也很有可能会成为植物人。”

高亦峰惊愕地望着曹慧英：“曹院长，真有这么严重吗？”

曹慧英点头道：“你爱人的中枢神经已受到严重伤害。”

高亦峰上前拉住曹慧英的手，泪流满面。

“曹院长，我拜托你了，无论如何要把李玉抢救过来，无论如何要让李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曹慧英点头道：“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高亦峰问道：“作为家属，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

曹慧英说：“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寸步不离守候在你妻子的身边。等手术结束后，你爱人将送入重症监护室。从那时起你要一刻不停地在你爱人的床前呼唤她的名字，以唤起你爱人的意识，争取在第一时间把你爱人从植物人的门槛内拉出来。”

高亦峰点头道：“我一定会的。”

曹慧英说：“你现在也不要过于焦虑，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你爱人的手术还需要一段时间，你就在这里喝点茶，休息一下，等——”

高亦峰打断了曹慧英的话说：“不，不，我不可能坐在这里喝茶，我要到手术室前，和李玉的同事们一起等候着李玉从手术室出来。”

曹慧英点头道：“那好吧！我就不留你了。”

就在这时，高亦峰的手机突然响起。

高亦峰连忙打开手机接听，原来是沙浪市委书记丁大川打来的。

“高局啊，你在哪里？打你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听。”

高亦峰迟疑了一下，说：“啊，嗯，我在外面有点事。”

丁大川冲着电话大声说：“咱们多余的话不说了，眼前有件急事需要你去完成。近邻的B国政府援助洪涝灾区的20000吨大米，正以海运的方式运往我省，因考虑到省城码头无法靠岸，临时决定将于明天凌晨装运到我们沙浪市码头。所以请你抓紧组织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对进境大米进行查验，完后直接将这批大米从码头调运到灾区。”

高亦峰望了下窗外被乌云笼罩的天空，又回头看了下曹院长凝重的目光，不由得一时无话可说。这时，丁大川的声音提高了几个分贝。

“高局长啊，这可不是一件单纯的检疫任务，而是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啊！你有什么问题吗？”

高亦峰用大手抹了把眼泪，大声说道：“丁书记，你别说了。我坚决服从，并保证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检疫任务。”

2

高亦峰赶到局里再次召开局党组会议。大家看到高亦峰突然又回来了，都感到非常意外。

副局长黄秀美问：“高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爱人没什么大碍吧！”

高亦峰挥了下手说：“咱们抓紧开会吧！刚才我接到市委丁书记电话，说有一船援助大米于明天凌晨停靠在我市码头，我们得抓紧组成检疫小组开展工作，我任组长，分管副局长张勇任副组长。据我所知，B国是一类危险性害虫——谷斑皮蠹的重要发生地。谷斑皮蠹是国际上普遍关注的危害力极强的储藏物害虫，在我国对外检疫中曾被有关专家列为头号检疫性仓虫，而粮谷产品的调运正是其传播的主要途径。所以，我们这次检疫工作的压力很大，但我们一定要变压力为动力，既要完成好市委交办的政治任务，又要出色地完成好我们的检验检疫任务。”

高亦峰好像在跟谁赌气，一口气把话全部说完。

大家都大气不敢喘一下，看着高亦峰情绪激动地讲话。等到高亦峰说完，张勇才小心翼翼地说：“我去就行了，你还是回医院去吧！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完成检疫任务。”

高亦峰又是手一挥。

“废话少说。下面我们商量一下小组的组成人员。由于时间紧张，从这里出发到码头也要一个多小时。现在是晚上六点二十分，我们开完会马上通知有关人员，争取在七点钟准时出发。”

张勇说：“动植物检验科的人员全部去码头，除了带上日常检疫工具外，还得带上两台解剖镜、显微镜、手提应急灯以及有关有害生物鉴定的参考书。”

高亦峰说：“张局想得很周到，我们把实验室搬到第一现场，以确保检疫任务尽

快完成。”

黄秀美分管办公室，她说：“让办公室也去几个人，需要做一些杂务事或者应付业务以外的事情也许能帮上忙。”

高亦峰点头道：“好，业务工作走到哪，办公室工作跟到哪。”

党组会议很快结束。小组成员在最短时间内准备就绪，于七点钟准时出发。出发之前，高亦峰躲在办公室给远在上海浦东工作的儿子高伟打了个电话，让儿子休假回到医院陪伴在母亲身边。高伟很焦急地问妈妈出了什么事？高亦峰只是说现在妈妈非常需要儿子陪在她身边，而自己正要去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不能去医院陪妈妈。高伟大概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答应马上回来。高亦峰怕自己声音走调被儿子听到，连再见的话也没说便挂了手机。

由于天色已晚，加上天气状况恶劣，张勇带领动植物检验科乘坐的商务车行进的速度比较缓慢。而高亦峰带着办公室主任夏季风和秘书小郁坐的是自己的小车，所以速度快一点，比商务车提前了二十分钟到达码头。

码头上早已支起了十多盏照明灯，把整个码头照射得如同白昼。来自省内各灾区等待运米的卡车已经在码头前沿排起了长队，一些运米的小船也早已停靠在岸边等待卸米。高亦峰一看这阵势，愈发感到自己肩上的任务有多重。

离码头十米开外的地方撑起了一个简易棚，里面灯火通明。高亦峰刚走进，里面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高亦峰一看，有沙浪市副市长赵波，有口岸部门和粮食局、农林局等相关部门的领导，还有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媒体的人员。

赵副市长走上前来握住高亦峰的手，笑着说：“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来啦！救命大米能不能尽快送到灾区人民的手里，就看你们国检局的了。”

高亦峰口气坚定地说：“请赵市长放心，国检局决不会耽误哪怕一分钟的时间。但事先要向赵市长汇报的是B国是一类危险性害虫——谷斑皮蠹的重要发生地，所以我们还得提高警惕，严格检疫，不能因为是救灾大米而放松了警惕。”

赵副市长笑着说：“不愧是国门卫士。好，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们市政府一定支持你们的正常工作，不会因为救灾物资而干扰你们的工作。”

高亦峰说：“谢谢赵市长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支持。眼下我正好有一件事要得到赵市长的大力支持。”

“噢，什么事？你尽管说。”

“我们的商务车很快就要到了，我们为了尽快完成检疫任务，把实验室也搬了过来。所以想请赵市长尽快为我们搭一间简易棚，以便我们能开展工作。”

赵副市长听了说：“没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马上吩咐下去，实在不行，我们就把这一间让出来给你们。”

高亦峰摇头道：“那不行，万一下雨领导淋出病来我可担当不起。”

赵副市长笑笑说：“没事。我的身体可不是豆腐做的。”

赵副市长说完便吩咐身边的秘书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尽快把简易棚建起来。

3

高伟知道，父亲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主动提出让他请假的，虽然父亲不肯说出母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的意识中已经预料到家里是出了大事了。

高伟是公司里的人事部经理，这几天正好对已经通过笔试的应招生进行面试。他知道在这骨节眼上向领导提出休假是很难得到批准的，但他已顾不了这么多了。

他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外面，秘书小曹告诉他，总经理正在里面接见美国来的客人。高伟迟疑了一下，还是抬手敲响了门，把小曹吓得差点叫起来。

不一会，门打开，总经理愤怒的脸出现在了门口。“怎么回事？难道秘书没跟你说我正在接待重要客人吗？”

高伟点头道：“说了，但我有急事要向总经理汇报。”

总经理边关门边说：“只要公司大楼没着火，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高伟用脚抵住了大门说：“我家里出了急事，想向总经理提出请假。”

总经理气急败坏地说：“什么？家里的事有我公司的事重要吗？你要走就不用再回来了。”

总经理说完，便用力关死了大门。

高伟看了下被关上的大门，然后掉头就走，也来不及等电梯，从九楼一口气奔到了底楼。那情景和高亦峰从六楼奔下来是一模一样的，那心情也是一模一样的。

上海也在下着雨，连续的阴雨把整个上海淋得快要发霉了。高伟出了公司大门，也没回宿舍拿东西，直接打的赶往火车站。在出租车内，高伟给女朋友杨子挂了个电话。杨子在沙浪市报社工作，两人虽然身处两地，但每天晚上在手机上发送短信，所以也不存在地域上的不便而阻隔彼此之间的关系。

杨子接到高伟的电话感到很吃惊：“什么？阿姨出了什么事？”

高伟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想一定是我妈出了什么意外的事。我正往火车站赶，如果马上能乘到火车也要四个小时后才能到家，所以我想请你先去医院照顾一下我妈，同时把我妈的情况尽快告诉我。”

杨子不解地说：“那叔叔他怎么——”

高伟打断杨子的话说：“哎呀，我爸是个工作狂。工作上的事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他跟我说眼下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杨子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去医院看望阿姨，然后把阿姨的情况告诉你。”

杨子放了电话，便向领导上请了假，打的去人民医院。

这时,李玉的手术刚做完,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杨子来到监护室前,蒋雯等人因为不认识她,都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她。杨子自我介绍是高伟的女朋友,刚得到消息便赶来医院看望阿姨。

蒋雯上前握住杨子的手说:“哎呀,太好了。你能不能找到你那个未来的公公,我们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他。唉,哪有这么当老公的,老婆在生死线上挣扎,自己却扔下她不管,来了一下医院就不知去向了。”

杨子忙解释说:“听高伟说,他爸爸正遇上更重要的事要办,实在是没办法留在医院里。”

蒋雯嘟着嘴说:“还有什么事比自己老婆的性命更重要的。”

杨子用手拍着蒋雯的手背问道:“请你快告诉我,阿姨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情况怎么样?我还要向高伟回话哩!”

蒋雯看着杨子说:“听医生说手术很成功,但由于伤势太重,你阿姨她还是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杨子听了大叫起来:“什么什么?植物人?真有这么严重吗?”

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说:“请不要大声说话。你们谁是病人的家属,请跟我去换了消毒服,然后进监护室陪在病人的身边。其他人留在这里没什么必要了,可以回去了。”

听了护士的话,大家面面相觑。护士又问:“谁是病人的亲人,难道这里一个也没有病人的亲人吗?”

蒋雯生气道:“你胡说,我们都是病人的亲人。”

护士说:“我知道,你们只是病人的同事,别冒充亲人好不好?”

杨子迟疑了一下说:“我是李玉阿姨未过门的儿媳妇,我能不能进去陪在阿姨的身边?”

护士说:“严格说还不算,但既然病人的家属一个都不在,那就只能由你进去了。好吧!你跟我去换衣服。”

杨子在换衣服之前给高伟打了电话。她怕高伟担心,所以电话里没把阿姨还没苏醒、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话说出来,只是告诉高伟阿姨出了车祸,情况还好。

高伟接到杨子的电话,正好搭上一列去北京的过路车。听了杨子的回话,高伟吁了口气。看来母亲不会有什么大碍,至少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四个小时后,列车停靠在了沙浪市站台。高伟出了车站,打的直奔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医生办公室,他终于了解到母亲的真实情况,他压根没想到母亲会有这么严重。

换了消毒服走进监护室,杨子见了高伟扑上来抱住他便哭出声来。

“高伟,阿姨她怎么会这样。”

高伟来到母亲的床前，母亲的头上裹着厚厚的白纱布，鼻管里插着输氧管，整个人处在沉睡之中。

高伟轻声呼唤道：“妈妈，妈妈，我是高伟。”

母亲毫无反应，很安静地躺着，好像爱做梦的女孩正沉浸在自己所编织的梦中。

高伟站起身来，掏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他认为此时此刻父亲应该陪伴在母亲的身边，父亲没有任何理由离开母亲半步。但是回答他的提示音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高伟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关机，他到底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非要关机不可。

4

天色微亮的时候，装载大米的外轮缓慢地靠上了码头。

一夜未寐的高亦峰已在岸边站了好长时间，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李玉的生命安危，但眼前的紧张工作又使得他无暇顾及。临时实验室的搭建，有害生物鉴定参考书的查阅，船一旦靠岸后查验人员的分工落实，这一切都让高亦峰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思考。高亦峰特地把自己的手机关掉，一是怕听到医院打来的不祥的电话，二是怕乱七八糟的来电干扰他的工作。但稍有空隙，他总要走出简易棚来到江边，作几次长长的深呼吸，然后以一种美好的想象来预测李玉的身体。他知道李玉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一个健康的身体，李玉一定能够战胜劫难，从病榻前站起身来。当他完成任务站到李玉的面前时，李玉一定会给他一个甜蜜的微笑。尽管高亦峰期待的愿望十分美好，但内心深处总觉得有一把利刀在刺他的心，常常让他有一种无法忍受的疼痛。

根据分工，张勇带领副科长殷济南去船长室了解装船情况，办理相关入境手续；科长陈波带领康一鸣等其他四名检验人员进入货舱实施表层检疫。而等候在码头等待卸米装车装船的人们群情振奋，纷纷涌向岸边，相互呼唤着，喜悦之情无以言表。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也都在做好采访前的准备工作。

陈波和康一鸣等人进入船舱后，迅速分开，针对几个重点部位分头开始查验。康一鸣手提照明灯来到船尾，在表层仔细检查，慢慢地向前挪动。在几只麻袋上面，康一鸣突然发现赤似谷盗、扁谷盗等一些仓库害虫死成虫。康一鸣不由心头一紧，他赶紧继续查验，结果在一只麻袋的边角上发现了两条活虫。康一鸣想，表层死虫这么多，那么下面的情况会怎样？既然有了赤似谷盗活虫，那个臭名昭著的皮蠹有没有成活的可能呢？康一鸣不敢往下想，赶紧把科长陈波叫过来，把情况作了汇报。陈波听了大吃一惊，他叫来了船上的大副帮忙，把表层的几袋米搬开，然后和康一鸣一起趴到第二层米袋上继续一点一点地搜索起来。突然，陈波在一个麻

袋的角缝里发现了一些皮蠹幼虫的蜕,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陈波此时的心情是既沉重又兴奋,沉重的是灾区人民正企望着这批援助大米但大米却出了问题,兴奋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皮蠹害虫,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称作“江洋大盗”的谷斑皮蠹,这可是在全省范围内的首次发现呀!旁边的康一鸣此时的心情也是异常地复杂,他颤抖着手掏出了指形管,把标本一一装进管内。陈波让康一鸣和其他人员继续查验,自己返回岸上向高亦峰局长汇报情况。

高亦峰听了陈波的汇报,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起来。这时,张勇和副科长殷济南也匆匆赶了过来,告诉高亦峰该船大米在B国根本没有进行过有效处理。高亦峰二话没说,手一挥,大家便随高亦峰走进了临时实验室。敏感的记者意欲跟进实验室,被高亦峰挡在了门外。

陈波和殷济南迅速支起带来的解剖镜和显微镜,打开应急灯,拿起解剖工具,开始解剖鉴定。很快,虫蜕的内上唇成功地分离出来了,感觉乳突的位置找到了,四个乳突的鉴定特征在显微镜下清晰地显现出来。

高亦峰和张勇对视了一下。高亦峰说:“该船大米在途中航行时间比较长,加上气温又很高,非常适合害虫繁殖,上层大米已经发现了这么多的害虫死成虫和活虫,可想在大米下层的害虫危害一定十分严重。考虑到谷斑皮蠹有极强的杂食性、抗逆性和扩散性,这船大米必须实施有效的灭虫处理。”

张勇点头道:“看来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可是等在外面那么多的人,他们只知道卸船装米,对这些专业性的东西一无所知,他们能理解我们的做法吗?”

高亦峰坦然道:“没事,我马上去找赵副市长汇报情况。你们留下来继续作进一步的鉴定,然后尽快拿出检疫报告和处理意见,办公室夏主任负责把检疫报告和处理意见分别传真给省局和沙浪市委,这门外的事情有我来处理。”

高亦峰说完,便拉开了实验室的门。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门外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最前面的便是那些新闻媒体的记者们。

沙浪报社的新闻部邵主任首先开口问道:“请问高局长,这批救灾大米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嘈杂的声音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都用期待的目光看着高亦峰。这时,高亦峰看到了站在记者后面的赵波副市长,赵副市长也正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

高亦峰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大声说道:“既然赵市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以及新闻媒体、前来装运大米的人们都在这里,我就开门见山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目前的检疫情况。这批大米一共30000吨,分前后二个船舱,上下一共八层。目前为止,我们在后舱的第二层便发现了危害性很大的谷斑皮蠹害虫,根据我们估计整船大米都存在着这个问题,所以该船大米暂时不能卸货。”

高亦峰话音刚落,后面便有人叫起来。“什么皮蠹不皮蠹的,我们不懂。只要

这大米能吃就行，一点小虫算不了什么。”

接着有人呼应起来。“对对，我们在这里已经整整守了一夜了，总算等来了大米，却冒出什么屁样大的小虫。”

这时有人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说不能卸货，那么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卸货呢？”

这个问题一提出，下面一下子又静了下来。

高亦峰说道：“如果各方面措施都跟上来，那么最快也得三到四天的时间。”

“什么！”有人立即叫了起来，“简直在开国际玩笑。四天时间，我们一天也等不了。走，我们去卸米。”

高亦峰大声说道：“所有外轮货物的装运均有码头装运公司执行，而没有我们的书面通知装运公司也是不能擅自上船卸货的。”

“去他妈的装运公司，他们听你们的，我们可不听你们的。走，走，卸米去。”

大伙儿被一鼓动，便开始转身向码头走去。

这时，赵副市长挥动着手臂说道：“大伙儿别乱来。我是市政府的领导，等我们商量后再作决定，请大家务必再等一下。”

想走的人都停了下来，把目光放到了赵波的脸上。

赵波走到高亦峰跟前，轻声问道：“高局长，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米袋上发现几只小虫真会有那么大的危害性吗？”

高亦峰看了赵波好久，说道：“赵市长，我知道你是分管农业的，对我们这一行不是很在行。但你应该相信我们检验检疫的工作，我们是执法部门，我们是把守国门的卫士，在此时此刻我希望你能代表市政府给予我们的工作以有力地支持。”

赵波说：“高局长你误会了，我不是不支持你们的工作。这实在是灾情逼人，情势紧迫，灾区人民都在企盼着这批援助大米呀！我想，如果前舱的大米没发现什么皮蠹，能否先把前舱的大米卸下来，让部分卡车先拉走，以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高亦峰摇摇头很果断地拒绝了赵波的请求：“不行。一旦大米卸船上岸，必将会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站在赵波身后的人又有点忍不住了，大声说道：“你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连市长的话都敢拒绝，你有什么权力不听赵市长的话。”

赵波转身冲那人说道：“你别乱说话，高局长也是在执行公务，工作上的分歧也是正常的，谁对就听谁的，没有什么官大官小的问题。”

但那人还是不依不饶：“不管怎样，老百姓的事就是天大的事，现在我们正急等着这大米下锅，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要再相互扯皮了。”

高亦峰说：“正是考虑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命安危，所以我们就得负起责任来。”

这时，另外一个人说：“你们这个部门我们不了解，我们只相信政府，所以我们

请赵市长向大家说句话，我们该不该上船卸米。”

“对，对，赵市长是代表政府的，我们就听你一句话了。”

赵波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说实话，年轻的赵副市长也只是在去年才从省委宣传部调来沙浪挂职，他缺少处理应急事件的经验和能力，而且他对检验检疫工作更是了解甚少，他确实没有把米袋上的小虫看得那么严重。所以，面对群情激愤的人们他显得有点束手无策，他用一种十分为难或者十分无奈的表情看着大伙儿，然后又用一种茫然或者说求询的目光看着高亦峰。

高亦峰说：“如果赵市长感到为难的话，我直接向市委丁书记汇报。”

这时，围观的人群终于有点忍无可忍了。有人说：“看来市政府的人也做不了主了。”

“又在相互扯皮了，是不是想戏弄我们老百姓啊！”

“我们也不想尊重你们了。大伙儿，他们做不了主我们自己做主。走，卸米去。”

“走，卸米去。”

围观的人纷纷离去，向码头拥去。

赵波赶紧对高亦峰说：“我去维持秩序，你赶紧向丁书记请示。”

高亦峰望着赵波的背影，心头掠过一丝寒意。他掏出手机开了机，屏幕上一下子跳出十多个未接电话，看了下号码大多是儿子高伟打来的。高亦峰的心突然一紧，是呀，李玉她不知怎么样了，不知有没有生命危险？此时此刻他多么想立刻来到李玉的病榻前，但他不能，他必须尽快与丁大川通话。当他正要摁手机键时，高伟的电话却先打了进来。

“爸爸你究竟怎么啦？为什么关手机，我打了你那么多的电话你为什么不回？你究竟在哪里？你快说呀！”

高亦峰说：“小伟，请你原谅爸爸，我在码头，我实在是脱不开身。”

“码头，码头，在你心里只有码头。”高伟大声叫道，“此时此刻，你难道应该在码头吗？你难道不应该守护在妈妈的身边吗？妈妈现在仍昏迷不醒，我和杨子唤了她整整一夜妈妈就是不吭声，你难道还不能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妈妈的身边吗？”

儿子的问话像群雷轰炸，让高亦峰实在是无法忍受。他一下子关了手机，向着江堤飞奔而去，然后一下子扑倒在堤岸上，任泪水尽情地流淌。阴霾的天空笼罩着高亦峰万分痛苦的脸，他在心里一次次地祷告：“李玉啊李玉，你快快醒过来吧！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你可不能这么对我呀！苍天啊，你快救救我的李玉吧！”

一声闷雷在高亦峰的上空骤然响起，一下子唤醒了高亦峰差点失去理智的行为。高亦峰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意识到目前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他立马跳起身来，给市委书记丁大川拨打电话。

电话里高亦峰简要向丁书记作了汇报，丁大川的回答很干脆。一是向检验检疫部门表示感谢，二是尊重科学的检验结果，三是封存大米抓紧进行处理。同时他将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码头，同时通知警方派出警力维护码头秩序，对抗法人员严惩不贷。最后丁大川语重心长地说：“对于这种毁灭性的害虫，即使将整船大米倒入长江也不能让害虫上岸，我们省已经发生过水灾了，不能再发生更为可怕的外来虫灾。”

听了丁书记的一席话，高亦峰感到无比地欣慰。他抹了把脸上的泪水，向左前方的外轮快步走去。

然而，事态已经向恶性方向发展。年轻的赵副市长已经对失控的场面无能为力了，他只能站在岸边挥动着无力的双臂作毫无作用的呐喊：“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不要这样，大家一定要冷静，千万别冲动。”

但是，疯狂的人们已经把赵副市长的话当作了耳边风，而且对两位年轻边防战士的劝阻置若罔闻。十多个人已经跳到了后船舱的甲板上，在舱门前他们被一个羸弱的男人挡住了去路。

“统统给我回到岸上，谁有胆量进舱就从我的身上踩过！”

说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康一鸣。他的话一瞬间把那帮闹事的人给镇住了，但很快有人叫了起来，“你是谁？竟敢挡我们的道！”

康一鸣说：“我是国检人。”

“国检人是什么人？我们怎么没听说过？”

康一鸣说：“国检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的人。请大家不要无理取闹，我们是在执法检查，阻挠我们执法你们可要考虑后果呀！”

“检查一下大米算什么执法？别小题大做了。大伙儿，跟我上，他要挡道就把他扔到江里去。”

康一鸣闻言把身上的湿衣服全都扒了下来，然后用拳头擂着自己的胸脯说：“有种的就来吧！有我在谁也别想带走一颗米。”

康一鸣的气势一下子又把大家给镇住了。康一鸣乘机说：“大家也不用脑子想一下，只要是干扰执法人员工作的哪一个有好结果的。如果你们想进班房坐牢的，就上来吧！”康一鸣说完，将整个人堵在了后舱门口。在他的身后直挺挺地站着另外两位国检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

阵势就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让步的意图。

而在前舱，情况却非常的危急。四位检疫人员根本抵挡不住冲上甲板的那伙人，尽管他们奋力与这伙人争夺着米袋，但势单力薄，根本不是那伙人的对手。

十多个人每人扛了一袋米走下甲板爬上堤岸时，高亦峰挡在了他们的面前。

高亦峰大声说道：“哪里拿的马上放回到哪里，否则你们到时候反悔就来不及

了。公安局的人员马上就要赶到了,我想你们要的是大米而不是坐牢。而大米我们最终是会给你们的,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而如果你们坚持要现在拿走大米,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不但拿不走一粒米,而且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请你们冷静地想一下你们将面临的后果。”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大个子男人说:“你别吓唬我们。等市里警察赶来起码得一个半小时,而我们到那时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大家别听他的,他是在虚张声势,我们干我们的。”

高亦峰挺身上前,奋力把大个子肩上的米袋给掀翻在地。“谁也不许带走大米,谁敢带走大米谁就是罪犯。刚才记者同志已经把你们这些人都拍下了照片,哪怕你们逃到天涯海角,也会将你们捉拿归案。”

这时,赵波上前来小声问道:“丁书记怎么说?”

高亦峰带了点鄙视的眼光看了下赵波,然后大声说道:“丁书记明确表态,要求我们封船等候处理。同时已通知警方马上来码头维持秩序,捉拿违法犯罪分子。”

赵波抬头冲着眼前肩扛大米的十多个男人说:“你们都听到了吗?警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就等着被抓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家还是听我一句劝,把米送回到船上,一切听从检验检疫局的安排。”

5

等到市委书记丁大川赶到现场,提前赶来的警方已经控制住了局面,那些闹事的和跟着起哄的人们此刻都安分地坐进了自己的车内和小船上。

丁大川走进临时实验室,跟高亦峰和所有的检疫人员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在检验工作中及时发现问题,处理果断,为消除隐患,立了一大功啊!下一步你们准备怎么做?”

高亦峰说:“我市还没有具备大轮熏蒸资质的熏蒸队伍,必须立即请省局的熏蒸大队前来承担熏蒸任务。检疫报告和处理意见我们已传真到了省局,我马上再跟省局田禾局长电话联系。”

丁大川点头道:“好,我也马上向省政府汪副省长汇报,请省政府出面派出交警护送省局的熏蒸大队一路绿灯直奔咱们沙浪码头。”

高亦峰高兴道:“不愧是市委书记,想得周全。我还没联系,丁书记就已经如何把熏蒸大队顺利接过来的事考虑到了。”

而此时此刻,在省局的局长室里,田禾局长正在召开局长紧急会议,在他的手中正拿着那份从沙浪码头传真过来的检疫报告和处理意见。

田禾对分管副局长王人杰说:“你亲自带领熏蒸大队,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沙浪码头。”